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朝野僉載 第五卷

貞觀中，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，烝其後母，遂私將潛藏，云敕追入內。行廉不知，乃進狀問，奉敕推詰極急。其後母詐以領巾勒項臥街中，長安縣詰之，云有人詐宣敕喚去，一紫袍人見留宿，不知姓名，勒項送至街中。忠惶恐，私就卜問，被不良人疑之，執送縣。縣尉王璣引就房內推問，不承。璣先令一人於案褥下伏聽，令一人走報長使喚，璣鎖房門而去。子母相謂曰：「必不得承。」並私密之語。璣至，開門，案下之人亦起，母子大驚，並具承伏法云。

李傑為河南尹，有寡婦告其子不孝。其子不能自理，但云：「得罪於母，死所甘分。」傑察其狀，非不孝子，謂寡婦曰：「汝寡居，惟有一子，今告之，罪至死，得無悔乎？」寡婦曰：「子無賴，不順母，寧復惜乎！」傑曰：「審如此，可買棺木來取兒屍。」因使人覘其後。寡婦既出，謂一道士曰：「事了矣。」俄而棺至，傑尚冀有悔，再三喻之，寡婦執意如初。道士立於門外，密令擒之，一問，承伏：「某與寡婦私，嘗苦兒所制，故欲除之。」傑放其子，杖殺道士及寡婦，便同棺盛之。

衛州新鄉縣令裴子雲，好奇策。部人王敬成邊，留犍牛六頭於舅李進處，養五年，產犢三頭，例貫已上。敬還索牛，兩頭已死，只還四頭老牛，餘並非汝牛生，總不肯還。敬忿之，經縣陳牒。子雲令送敬府獄禁，教追盜牛賊李進。進惶怖至縣，叱之曰：「賊引汝同盜牛三頭，藏於汝家，喚賊共對。」乃以布衫籠敬頭，立南牆下。進急，乃吐款云「三頭牛總是外甥犍牛所生，實非盜得」云。遣去布衫，進見是敬，曰：「此是外甥也。」雲曰：「若是，即還他牛。」進默然。雲曰：「五年養牛辛苦，與數頭，餘並與敬。」一縣服其精察。

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，得一高麗婢，名玉素，極姝豔，令專知財物庫。正一夜須漿水粥，非玉素煮之不可。玉素乃毒之而進，正一急曰：「此婢藥我！」素土漿、甘草服解之，良久乃止。覓婢不得，並失金銀器物餘事。錄奏，敕令長安、萬年捉不良齋爛求賊，鼎沸三日不獲。不良主帥魏袒有策略，取舍人家奴，選年少端正者三人，布衫籠頭至衛。縛衛士四人，問：「□日內已來，何人覓舍人家？」衛士云：「有投化高麗留書，遣付舍人捉馬奴，書見在。」檢云「金城坊中有一空宅」，更無語。不良往金城坊空宅，並搜之。至一宅，封鎖至密，打鎖破開之，婢及高麗並在其中。拷問，乃是投化高麗共捉馬奴藏之。奉敕斬於東市。

垂拱年，則天監國，羅織事起。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書，割字合成文理，詐為徐敬業反書以告。差使推光款，書是光書，疑語非光語。前後三使推，不能決。敕令差能推事人勘當取實，僉曰：「張楚金可。」乃使之。楚金憂悶，仰臥西窗，日高，向看之，字似補作。平看則不覺，向日則見之。令喚州官集，索一甕水，令琛投書於水中，字一一解散。琛叩頭伏罪。敕令決一百，然後斬之。賞楚金絹百匹。

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策賊。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並皮袋，天欲曉，至懷州。行成至街中見，嗤之曰：「個賊住，即下驢來。」即承伏。人問：「何以知之？」行成曰：「此驢行急而汗，非長行也；見人則引驢遠過，怯也。以此知之。」捉送縣，有頃驢主蹤至，皆如其言。

張鷟陽縣尉日，有稱架人呂元偽作倉督馮忱書，盜糶倉糧粟。忱不認書，元乃堅執，不能定。鷟取呂元告牒，括兩頭，惟留一字，問：「是汝書，即注是，以字押；不是，即注非，亦以字押。」元乃注曰「非」，去括即是元牒。且決五下。括詐馮忱書上一字以問之，注曰「是」。去括，乃詐書也。元連項赤，叩頭伏罪。又有一客驢韁斷，並鞍失三日，訪不獲，經縣告。鷟推勘急，夜放驢出而藏其鞍，可直五千已來。鷟曰：「此可知也。」令將卻籠頭放之，驢向舊喂處。鷟令搜其家，其鞍於草積下得之，人伏其計。

張松壽為長安令，時昆明池側有劫殺，奉敕□日內須獲賊，如違，所由科罪。壽至行劫處尋蹤跡，見一老婆樹下賣食，至以從騎駛來入縣，供以酒食。經三日，還以馬送舊坐處。令一腹心人看，有人共婆語，即捉來。須臾一人來問，明府若為推逐，即披布衫籠頭送縣，一問具承，並賊並獲。時人以為神明。

元嘉少聰俊。左手畫圓，右手畫方，口誦經史，目數群羊，兼成四□字詩，一時而就，足書五言一絕。六事齊舉。代號「神仙童子」。

并州人毛俊誕一男，四歲，則天召入內試字。《千字文》皆能暗書，賜衣裳放還。人皆以為精魅所托，其後不知所終。

納言婁師德，鄭州人，為兵部尚書。使并州，接境諸縣令隨之。日高至驛，恐人煩擾驛家，令就廳同食。尚書飯白而細，諸人飯黑而粗，呼驛長嗔之曰：「飯何為兩種者？」驛客將恐，對曰：「邂逅浙米不得，死罪。」尚書曰：「卒客無卒主人，亦復何損？」遂換取粗飯食之。檢校營田，往梁州，先有鄉人姓婁者為屯官犯賊，都督許欽明欲決殺。令眾鄉人謁尚書，欲救之，尚書曰：「犯國法，師德當家兒子亦不能捨，何況渠？」明日宴會，都督與尚書俱坐，尚書曰：「聞有一人犯國法，云是師德鄉里。師德實不識，但與其父為小兒時共牧牛耳。都督莫以師德寬國家法。」都督遽令脫枷至，尚書切責之曰：「汝辭父娘，求覓官職，不能謹潔，知復奈何？」將一碟餠餅與之曰：「噉卻，作個飽死鬼去。」都督從此捨之。後為納言、平章事，又檢校屯田，行者日矣。詔執事早出，婁先足疾，待馬未來，於光政門外橫木上坐。須臾有一縣令，不知其納言也，因訴身名，遂與之並坐。令有一子遠覘之，走告曰：「納言也。」令大驚，起曰：「死罪。」納言曰：「人有不相識，法有何死罪？」令因訴云，有左巖，以其年老眼暗奏解，「某夜書表狀亦得，眼實不暗」。納言曰：「道是夜書表狀，何故白日裡不識宰相？」令大慚，曰：「願納言莫說向宰相，納言南無佛不說。」公左右皆笑。使至靈州，果驛上食訖，索馬，判官詔驛家漿水，亦索不得，全不祇承。納言曰：「師德已上馬，與公料理。」往呼驛長，責曰：「判官與納言何別，不與供給？索杖來。」驛長惶怖拜伏。納言曰：「我欲打汝一頓，大使打驛將，細碎事，徒洩卻名聲。若向你州縣道，你即不存生命。且放卻。」驛將跪拜流汗，狼狽而走。婁目送之，謂判官曰：「與公躡頓之矣。」眾皆怪歎。其行事皆此類。浮休子曰：「司馬徽、劉寬無以加也。」

英公李勣為司空，知政事，有一番官者參選被放，來辭英公。公曰：「明朝早向朝堂見我來。」及期而至，郎中並在傍，番官至辭，英公頻眉謂之曰：「汝長生不知事尚書、侍郎，我老翁不識字，無可教汝，何由可得留？深負愧汝，努力好去。」侍郎等惶懼，遽問其姓名，令南院看榜。須臾引入，注與吏部令史。英公時為宰相，有鄉人嘗過宅，為設食。食客裂卻餅緣，英公曰：「君大少年。此餅犁地兩遍熟，概下種鋤時收刈打颺訖，磑羅作麵，然後為餅。少年裂卻緣，是何道？此處猶可，若對至尊前，公作如此事，參差斷卻你頭。」客大慚悚。浮休子曰：「宇文朝華州刺史王羆，有客裂餅緣者，羆曰：『此餅大用功力，然後入口。公裂

之，只是未饑，且擊卻。」客愕然。又臺使致饌食飯，使人割瓜皮大厚，投地，羆就地拾起以食之。使人極悚息。」

刑部尚書李日知自為畿赤，不曾打杖行罰，其事亦濟。及為刑部尚書，有令史受教三日忘不行者，尚書素杖剝衣，喚令史總集，欲決之。責曰：「我欲笞汝一頓，恐天下人稱你云擦得李日知嗔，吃李日知杖。你亦不是人，妻子亦不禮汝。」遂放之。自是令史無敢犯者，設有稽失，眾共謫之。

兵部郎中朱前疑貌醜，其妻有美色。天后時，洛中殖業坊西門酒家有婢，蓬頭垢面，偃肩蟠腹，寢惡之狀，舉世所無。而前疑大悅之，殆忘寢食。乃知前世言宿瘤蒙愛，信不虛也。

夫人世嗜慾，一何殊性。前聞文王嗜昌歠，楚王嗜芹菹，屈到嗜芟，曾皙嗜羊棗。宋劉雍嗜瘡痂，本傳曰：「雍詣前吳興太守孟靈休，靈休脫襪，黏灸瘡痂墜地，雍俯而取之餐焉。」宋明帝嗜蜜漬<sub>此</sub>，每啖數升。是知海上逐臭之談，陳君愛醜之說，何足怪歟！夫亦其癖也。

太宗時，西國進一胡，善彈琵琶。作一曲，琵琶弦撥倍粗。上每不欲番人勝中國，乃置酒高會，使羅黑黑隔帷聽之，一遍而得。謂胡人曰：「此曲吾宮人能之。」取大琵琶，遂於帷下令黑黑彈之，不遺一字。胡人謂是宮女也，驚歎辭去。西國聞之，降者數國。

王沂者，平生不解弦管。忽且睡，至夜乃寤，索琵琶弦之，成數曲：一名《雀啄蛇》，一名《胡王調》，一名《胡瓜苑》。人不識聞，聽之者莫不流淚。其妹請學之，乃教數聲，須臾總忘，不復成曲。

周有婆羅門僧惠範，奸矯狐魅，挾邪作蠱，咨起鼠黠，左道弄權。則天以為聖僧，賞齋甚重。太平以為梵王，接納彌優，生其羽翼，長其光價。孝和臨朝，常乘官馬，往還宮掖。太上登極，從以給使，出入禁門，每入即賜綾羅、金銀器物。氣岸甚高，風神傲誕，內府珍寶，積在僧家。矯說沃祥，妄陳禍福。神武斬之，京師稱快。

道士史崇玄，懷州河內縣縫靴人也。後度為道士，僑假人也。附太平為太清觀主。金仙、玉真出俗，立為尊師。每入內奏請，賞賜甚厚，無物不賜。授鴻臚卿，衣紫羅裙帔，握象笏，佩魚符，出入禁闈，公私避路。神武斬之，京中士女相賀。

嶺南風俗，家有人病，先殺雞鵝等以祀之，將為修福。若不差，即次殺雞狗以祈之。不差，即次殺太牢以禱之。更不差，即是命，不復更祈。死則打鼓鳴鐘於堂，比至葬訖。初死，且走，大叫而哭。

景雲中，有長髮賀玄景，自稱五戒賢者。同為妖者餘人。於陸渾山中結草舍，幻惑愚人子女，傾家產事之。給云至心求者必得成佛。玄景為金簿袈裟，獨坐暗室，令愚者竊視，云佛放光，眾皆僂伏。緣於懸崖下燒火，遣數人於半崖間披紅碧紗為仙衣，隨風飛揚，令眾觀之。誑曰：「此仙也。」各令著仙衣以飛就之，即得成道。剋日設齋，飲中置莢荳子，與眾餐之。女子好髮者，截取為剃頭，串仙衣，臨崖下視，眼花恍惚，推崖底，一時燒殺，沒取資財。事敗，官司來檢，灰中得焦拳屍骸數百餘人。敕決殺玄景，縣官左降。

景龍中，瀛州進一婦人，身上隱起浮圖塔廟諸佛形像。按察使進之，授五品。其女婦留內道場。逆韋死後，不知去處。

周證聖元年，薛師名懷義造功德堂一千尺於明堂北。其中大像高九百尺，鼻如千斛船，中容數人並坐，夾紵以漆之。五月五，起無遮大會於朝堂。掘地深五丈，以亂彩為宮殿臺閣，屈竹為胎，張施為楨蓋。又為大像金剛，並坑中引上，詐稱從地湧出。又刺牛血畫作大像頭，頭高二百尺，誑言薛師膝上血作之。觀者填城溢郭，士女雲會。內載錢拋之，更相踏藉，老少死者非一。至六日，張像於天津橋南，設齋。二更，功德堂火起，延及明堂，飛燄沖天，洛城光如晝日。其堂作仍未半，已高七餘尺，又延燒金銀庫，鐵汁流液，平地尺餘，人不知錯入者，便即焦爛。其堂煨燼，尺木無遺。至曉，乃更設會，暴風歛起，裂血像為數百段。浮休子曰：「梁武帝捨身同泰寺，百官傾庫物以贖之。其夜數電霹靂，風雨晦冥，寺浮圖佛殿一時蕩盡。非理之事，豈如來本意哉！」

景雲中，西京霖雨六餘日。有一胡僧名寶嚴，自云有術法，能止雨。設壇場，誦經咒。其時禁屠宰，寶嚴用羊二口、馬兩匹以祭。祈請經五餘日，其雨更盛。於是斬逐胡僧，其雨遂止。

周聖歷年中，洪州有胡超僧出家學道，隱白鶴山，微有法術，自云數百歲。則天使合長生藥，所費巨萬，三年乃成。自進藥於三陽宮，則天服之，以為神妙，望與彭祖同壽，改元為久視元年。放超還山，賞賜甚厚。服藥之後三年而則天崩。

則天時，調貓兒與鸚鵡同器食，命御史彭先覺監，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。傳看未遍，貓兒饑，遂咬殺鸚鵡以餐之，則天甚愧。武者國姓，殆不祥之徵也。

裴炎為中書令，時徐敬業欲反，令駱賓王畫計，取裴炎同起事。賓王足踏壁，靜思食頃，乃為謠曰：「一片火，兩片火，緋衣小兒當殿坐。」教炎莊上小兒誦之，並都下童子皆唱。炎乃訪學者令解之。召賓王至，數啖以寶物錦綺，皆不言。又賂以音樂、女妓、駿馬，亦不語。乃對古忠臣烈士圖共觀之，見司馬宣王，賓王歎然起曰：「此英雄丈夫也。」即說自古大臣執政，多移社稷，炎大喜。賓王曰：「但不知謠識何如耳？」炎以謠言「片火緋衣」之事白，賓王即下，北面而拜曰：「此真人矣。」遂與敬業等合謀。揚州兵起，炎從內應，書與敬業等合謀。惟有「青鵝」，人（缺。）有告者，朝廷莫之能解。則天曰：「此『青』字者二月，『鵝』字者我自與也。」遂誅炎，敬業等尋敗。

逆韋之妹、馮太和之妻號七姨，信邪，見豹頭枕以闢邪，白澤枕以去魅，作伏熊枕以為宜男。太和死，嗣虢王娶之。韋之敗也，虢王斲七姨頭送朝堂，則知闢邪之枕無效矣。

後魏高流之為徐州刺史，決滹沱河水繞城。破一古墓，得銘曰「吾死後三百年，背底生流泉，賴逢高流之，遷吾上高原。」流為造棺槨衣物，取其柩而改葬之。

東都豐都市在長壽市之東北。初築市垣，掘得古塚，土藏無砧壁，棺木陳朽，觸之便散。屍上著平上幘，朱衣。得銘云：「筮道居朝，龜言近市，五百年間，於斯見矣。」當時達者參驗，是魏黃初二年所葬也。

寇天師謙之，後魏時得道者也，常刻石為記，藏於嵩山。上元初，有洛州郟城縣民因採藥於山，得之以獻。縣令樊文言於州，州以上聞，高宗皇帝詔藏於內府。其銘記文甚多，奧不可解，略曰「木子當天下」；又曰「止戈龍」；又曰「李代代，不移宗」；又曰「中鼎顯真容」；又曰「基千萬歲」。所謂「木子當天下」者，蓋言唐氏受命也。「止戈龍」者，言太后臨朝也，止戈為武，武，天后氏也。「李代代，不移宗」者，謂中宗中興，再新天地。「中鼎顯真容」者，實中宗之廟諱，真為睿聖之徽諡，得不信乎？「基千萬歲」者，基，玄宗名也，千萬歲，蓋曆數久長也。後中宗御位，樊文男欽賁以石記本上獻，上命編於國史。

辰州東有三山，鼎足直上，各數千丈。古老傳曰，鄧夸父與日競走，至此煮飯，此三山者，夸父支鼎之石也。

寶曆元年乙巳歲，資州資陽縣清弓村山有大石，可三間屋大。從此山下忽然吼踴，下山越澗，卻上坡，可百步。其石走時，有鋤禾人見之，各手把鋤，趁至所止。其石高二丈。

趙州石橋甚工，磨礪密致如削焉。望之如初日出雲，長虹飲澗。上有勾欄，皆石也，勾欄並有石獅子。龍朔年中，高麗諜者盜二獅子去，後復募匠修之，莫能相類者。至天后大足年，默啜破趙、定州，賊欲南過，至石橋，馬跪地不進，但見一青龍臥橋上，奮迅而怒，賊乃遁去。

永昌年，太州敷水店南西坡，白日飛四五里，直塞赤水。坡上桑畦麥隴依然仍舊。

鄒駱駝，長安人。先貧，常以小車推蒸餅賣之。每勝業坊角有伏磚，車觸之即翻，塵土沬其餅，駱苦之。乃將鏹剛去餘磚，下有瓷甕，容五斛許，開看，有金數斗，於是巨富。其子昉，與蕭佺交厚，時人語曰：「蕭佺駟馬子，鄒昉駱駝兒。非關道德合，只為錢相知。」

先天年，洛下人牽一牛奔，腋下一人手，長尺餘，巡坊而乞。

隋文帝時，大宛國獻千里馬，曳地，號曰「師子驄」。上置之馬群，陸梁，人莫能制。上令並群驅來，謂左右曰：「誰能馭之？」郎將裴仁基曰：「臣能制之。」遂攘袂向前，去餘步，躡身騰上，一手撮耳，一手握目，馬戰不敢動，乃韉乘之。朝發西京，暮至東洛。後隋末，不知所在。唐文武聖皇帝敕天下訪之。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訪得其馬，老於朝邑市麵家挽磴，鬃尾焦禿，皮肉穿穴，及見之悲泣。帝自出長樂坡，馬到新豐，向西鳴躍。帝得之甚喜，齒口並平，飼以鍾乳，仍生五駒，皆千里足也。後不知所在矣。

德州刺史張訥之一白馬，其色如練。父雄為荊州刺史，常乘。雄薨，子敬之為考功郎中，改壽州刺史，又乘此馬。敬之薨，弟訥之從給事中、相府司馬，改德州刺史，人為國子祭酒，出為常州刺史，至今猶在。計八餘年，極肥健，行驟腳不散。

廣平宋察娶同郡游昌女。察先代胡人也，歸漢三世矣。忽生一子，深目而高鼻，疑其非嗣，將不舉。須臾赤草馬生一白駒，察悟曰：「我家先有白馬，種絕已二五年，今又復生。吾曾祖貌胡，今此子復其先也。」遂養之。故曰「白馬活胡兒」，此其謂也。

東海有蛇丘，地險多漸洳，眾蛇居之，無人民。蛇或有人頭而蛇身。

嶺南有報冤蛇，人觸之，即三五里隨身即至。若打殺一蛇，則百蛇相集，將蜈蚣自防乃免。

顧渚山積石洞有綠蛇，長可三尺餘，大類小指，好棲樹杪。視之若鞶帶，纏於柯葉間。無螫毒，見人則空中飛。

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，烏而反鼻，蟠於草中。其牙倒勾，去人數步，直來疾如繳箭，螫人立死。中手即斷手，中足則斷足，不然則全身腫爛，百無一活。謂蝮蛇也。有黃喉蛇，好在舍上，無毒，不害人，惟善食毒蛇。食飽則垂頭直下，滴沫地墳起，變為沙蟲，中人為疾。額上有「大王」字，眾蛇之長，常食蝮蛇。

種黍，來蛇，燒殺羊角及頭髮，則蛇不敢來。

隋絳州夏縣樹提家新造宅，欲移之。忽有蛇無數，從室中流出門外，其稠如箔上蠶，蓋地皆遍。時有行客，云解符鎮，取桃枝四枝書符，繞宅四面釘之，蛇漸退，符亦移就之。蛇入堂中心，有一孔大如盆口，蛇入並盡。令煎湯一百斛灌之。經宿以鍬掘之，深尺，得古銅錢二萬貫。因陳破鑄新錢，遂巨富。蛇乃是古銅之精。

開元四年六月，郴州馬嶺山側有白蛇長六七尺，黑蛇長丈餘。須臾二蛇鬥，白者吞黑蛇，到粗處，口兩噬皆裂，血流滂沛。黑蛇頭入，齧白蛇肋上作孔，頭出二尺餘。俄而兩蛇並死。後餘日大雨，山水暴漲，漂破五百餘家，失三百餘人。

左補闕畢乾泰，瀛州任丘人。父母年五，自營生藏訖。至父年八，又自造棺，稍高大，嫌藏小，更加磚二萬口。開藏欲修之，有蛇無數。時正月尚寒，蟄未能動，取蛇投一空井中，仍受蛇不盡。其蛇金色。秦自與奴開之，尋病而卒。月餘，父母俱亡。此開之不得其所也。

滄州東光縣寶觀寺常有蒼鶻集重閣。每有鶻數千，鶻冬中每夕取一鶻以暖足，至曉放之而不殺。自餘鶻鶻不敢侮之。

太宗養一白鶻，號曰「將軍」。取鳥常驅至於殿前，然後擊殺，故名「落雁殿」。上恒令送書，從京至東都與魏王，仍取報，日往反數回。亦陸機黃耳之徒歟！

上元中，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臥，其足下有槎。人為出之，象乃伏，令人騎。入深山，以鼻培土，得象牙數，以報之。

吏部侍郎鄭愷，初托附來俊臣。俊臣誅，即托張易之。易之被戮，托韋庶人。後附譙王，竟被斬。

太子少保薛稷，雍州長史李晉，中書令崔湜、蕭至忠、岑羲等，並外飾忠鯁，內藏諂媚，翕肩屏氣，舐痔折肢。附太平公主，並騰遷雲路，咸自以為得志，保泰山之安。七月三日，破家身斬，何異鴛鴦棲於葦苕，大風忽起，巢折卵破。後之君子，可不鑒哉！

趙履溫為司農卿，諂事安樂公主，氣勢回山海，呼吸變霜雪。客謂張文成曰：「趙司農何如人？」曰：「猖獗小人。心佞而險，行僻而驕；折支勢族，舐痔權門。諂於事上，傲於接下；猛若饑虎，貪若餓狼。性愛食人，終為人所食。」為公主奪百姓田園，造定昆池，言定天子昆明池也，用庫錢百萬億。斜褰紫衫，為公主背挽金犢車。險諛皆此類。誅逆韋之際，上御承天門，履溫詐喜，舞蹈稱萬歲。上令斬之，刀劍亂下，與男同戮。人割一臠，肉骨俱盡。

天后時，張岌諂事薛師，掌擎黃襪，隨薛師後。於馬傍伏地，承薛師馬鐙。侍御史郭霸嘗來俊臣糞穢，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，並偷媚取容。實名教之大弊也。

天后時，太常博士吉頊父哲易州刺史，以贓坐死。頊於天津橋南要內史魏王承嗣，拜伏稱死罪。承嗣問之，曰：「有二妹，堪事大王。」承嗣然之，遂犢車載入。三日不語，承嗣怪問之，二人曰：「兒父犯國法，憂之無復聊賴。」承嗣既幸，免其父極刑，遂進頊籠馬監，俄遷中丞、吏部侍郎。不以才升，二妹請求承嗣故也。

天后內史宗楚客性諂佞。時薛師有嫪毒之寵，遂為作傳二卷，論薛師之聖從天而降，不知何代人也。釋迦重出，觀音再生。期年之間，位至內史。

天后梁王武三思為張易之作傳，云是王子晉後身。於緱氏山立廟，詞人才子佞者為詩以詠之，舍人崔融為最。週年，易之族，佞者並流於嶺南。

唐崔挹子湜，桓、敬懼武三思讒間，引湜為耳目，湜乃反以桓、敬等計潛告三思。尋為中書令，湜又說三思盡殺五王，絕其歸望。先是，湜為兵部侍郎，挹為禮部侍郎，父子同為南省副貳，有唐以來未之有也。上官昭屢出外，湜諂附之。玄宗誅蕭至忠後，所司奏宮人元氏款稱與湜曾密謀進鳩，乃賜湜死，年四□。初，湜與張說有隙，說為中書令，議者以為說構陷之。湜美容儀，早有才名。弟液、滌及從兄蒞，並有文翰，列居清要。每私宴之際，自比王、謝之家，謂人曰：「吾之門地及出身歷官，未嘗不為第一。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，豈能默默受制於人？」故進取不已，而不以令終。崔湜諂事張易之與韋庶人。及韋氏誅，附太平，有馮子都、董偃之寵。妻美，與二女並進儲闈，為中書侍郎、平章事。或有人榜之曰：「托庸才於主第，進豔婦於春宮。」

燕國公張說，幸佞人也。前為并州刺史，諂事特進王毛仲，餉致金寶不可勝數。後毛仲巡邊，會說於天雄軍大設，酒酣，恩敕忽降，授兵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三品。說謝訖，便把毛仲手起舞，嗅其靴鼻。

將軍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寵。遭母喪，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、少府監馮紹正二人直就力士母喪前披髮哭，甚於己親。朝野聞之，不勝恥笑。

前侍御史王景融，瀛州平舒人也。遷父靈柩就洛州，於隧道掘著龍窟，大如甕口。景融俯而觀之，有氣如煙直上，沖損其目。遂失明，旬日而暴卒。